

清儒學案 (七)

徐世昌 主纂

清儒學案
徐世昌

知识产权出版社

清儒學案

徐世昌 主纂

(七)

知识产权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清儒學案/ (清) 徐世昌主纂. —北京: 知識產權出版社, 2006.11
ISBN 7-80198-589-3

I .清... II .徐... III .學術思想—思想史—中國—清代 IV .B24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 數據核字 (2006) 第 120560 號

清儒學案 第七冊 Qingruxuean

主 纂: 徐世昌

責任編輯: 蔡虹

出版發行: 知識產權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澱區馬甸南村 1 號
網 址: <http://www.cnipr.com>
電 話: 010- 82000860 轉 8324
印 刷: 知識產權出版社電子制印中心
開 本: 850mm×1168mm 1/16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一版
字 數: 666 千字

郵 編: 100088
郵 箱: caihongbj@163.com
傳 真: 010-82000860-8129
經 銷: 新華書店及相關銷售網站
印 張: 23.125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
(全套共十冊) 定 價: 1500.00 圓

ISBN 7-80198-589-3/K · 006

如有印裝品質問題, 本社負責調換。

《清儒學案》出版前言

清代集中國古典學術之大成。進入民國以後，為清代學術做總結者，不乏其人。梁啟超於民國年間所著《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前後多次刊行，治清代歷史者，幾乎家置一編。徐世昌組織編纂的《清儒學案》雖亦為同期重要著作，但由於卷帙浩繁，印次印數較少，今日書肆已難覓其蹤。

徐世昌（1855~1939），字菊五，號菊存，一號菊人，晚號弢齋、水竹邨人、石門山人、退耕老人、弢齋主人、東海居士，籍貫天津。其前大半生生活在清代。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旋以翰林院編修兼任國史館協修、武英殿協修。清末，曾在天津小站協袁世凱督練新建陸軍。後任軍機處大臣、政務處大臣、會辦練兵處大臣、巡警部尚書、兵部尚書、民政部尚書、郵傳部尚書、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實錄館正總裁、內閣大學士、責任內閣協理大臣等職。民國三年（1914），任國務卿。七年（1918），由安福國會推為總統。十一年（1922）下野。之後，息影津門，潛心著述，刊有《歸雲樓硯譜》、《書髓樓書目》、《大清畿輔先哲傳》、《晚晴簃詩匯》、《水竹邨人集》、《退耕堂集》、《歸雲樓集》等二十餘種。

《清儒學案》為徐世昌晚年主纂，始於民國十七年（1928），迄於二十七年（1938），歷時逾十年。十七年，徐世昌召集舊學耆好，擬定《清儒學案目錄》，然後交由京城同仁預修。次年一月，《清儒學案概略》稿成，徐氏親自審定。自此，各卷初稿次第送至，徐世昌按日續閱，其間凡有商榷、批答，即通過函件往還，交流看法。至民國二十三年（1934），徐世昌已屆八十，他不顧年高，加緊批閱，乃至為閱稿而閉門謝客；同時，為早日成書，閱定即送京城付梓，二十七年，徐世昌將《清儒學案序》重新加以厘定，全書遂告完竣。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纂修者多在京城，為方便起見，京中事宜多由夏孫桐主持。夏孫桐小徐世昌兩歲，字閏枝，號悔生，晚號閏庵老人，江蘇江陰人。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清朝末年，曾任湖州知府等職。民國初年，入清史館，預修《清史稿》。後曾佐徐世昌編《晚晴簃詩匯》。民國十七年，再應徐世昌之邀，佐修《清儒學案》。夏氏不僅擬具凡例，商定體例、案名，而且總成京中纂修諸事，於學案編修其功甚大。纂修者除夏孫桐外，知名者還有金兆蕃（韻孫）、王式通（書衡）、朱彭壽（小汀）、閔爾昌（葆之）、沉兆奎（葵梅）、傅增湘（沅叔）、曹秉章（理齋）、陶洙（心如）、張爾田（孟劬）等。

至於徐世昌纂修《清儒學案》的原因，其序言開宗明義，已道原委。結合歷史可知，徐世昌雖已下野賦閑，但自居“民國元老”，仍以匡濟天下為己任。而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化的廣泛傳播，則與他“晚清遺老”文化情結相違背，令他憂心如焚。“仁義乃為治國本，儒道自是立身基。”他倡修《清儒學案》，正是有感於“世道澆漓”、“人心不古”、“狂瀾既倒”的現狀，力圖通過修道設教，復興儒學，用儒家的道德教化來正本清源，挽回世道人心，阻止西方文化的傳播，進而實現“經正民興，斯無邪慝”和“崇儒重道，遐邇同風”的儒家理想。

有人稱，《清儒學案》是最後一部大型傳統學案體史書。《清儒學案》凡二百零八卷。涉

及人物眾多，編次以案主生年為次，分正案、附案、諸儒三類。列入正案者一百七十九人，附之者九百二十二人，諸儒六十八人，共一千一百六十九人。內容括及經學、理學、史學、文學、天文、曆算、地理、音韻、訓詁、金石、校讎等學術門類。時間跨度，自清初至清末長達二百六十餘年，約分為清初至康熙、乾嘉、道鹹以降三大時期。全書以“崇儒重道”的道統史觀為宗旨，以漢學與宋學以及程朱與陸王學派的關係為主線，就清代學術進行了總結。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這是一部較為系統、完整的清代學術通史。它為後人較全面地認識清代學術源流、查證清代學者事蹟提供了重要參考，同時也保存了大量文獻資料。當然，此書亦不乏其缺點，如對清代今文經學的評價有失客觀，對晚清新學家不予收錄等。

在中國學術史上，學案體史書約興起於南宋。朱熹撰《伊洛淵源錄》，被認為是開風氣之作。明代學者耿定向、劉元卿作《陸楊學案》、《諸儒學案》，明確標櫟“學案”之名。清代前期，黃宗羲撰《明儒學案》，全祖望繼黃氏父子成《宋元學案》，至此，學案體史籍體例大體完備。道光年間唐鑒作《國朝學案小識》，光緒年間黃嗣東編《道學淵源錄》，其內容完整性，體例嚴謹性，以及學術價值，均遜色於《清儒學案》。雖然，後來以學案體編史者仍有其人，著名者如錢穆撰《清儒學案》（因戰亂而遺失）、楊向奎撰《清儒學案新編》，但就其編纂思想、史學方法論而言，已非舊體史學，而當屬於新史學的範疇了。作為道學中人編修的大型史書，《清儒學案》自有其歷史價值。該書的影印出版必將為清代民國學術研究提供極大方便。

張昭軍

2006年9月於京城紅山書房

天津徐世昌

思適學案

澗菴以小學而通經學以經學而爲校勘一時士夫以傳刻古書相尙經史鉅編爭用委屬凡經手定增重藝林幾欲比跡鴻都折衷虎觀前此澹園義門所未逮焉黃鮑諸家多或專車少財一帙精能美富各盡其致校勘之業於斯爲盛述思適學案

顧先生廣圻

顧廣圻字千里以字行號澗菴元和人從兄之達字抱冲廩貢生好藏書顏其室曰小讀書堆與黃堯圃士禮居並稱於時先生少從同郡張白華思孝游繼又受業於江良庭之門得惠氏

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五 安道

遺學通經學小學之義嘗館於程氏程富藏書徧覽之不事科舉業年逾三十始爲諸生其論經學云漢人治經最重師法古文今文其說混而一之則轆轤不勝矣論小學云說文一書不過爲六書指示發凡原非字義盡於此欲取漢人經注作假借長編而未屬彙家故貧常以爲人校刻博精以食嘗論古書訛舛細若毛髮莽如亂絲一經剖析豁然心開而目明當時名流多相推重其最著者爲孫淵如觀察刻宋本說文古文苑唐律疏義爲張古餘太守刻撫州本禮記嚴州本單疏儀禮鹽鐵論爲黃堯圃孝廉刻國語國策爲胡果泉中丞刻宋本文選元本通鑑爲秦敦甫太史刻揚子法言賈賓王集呂衡州集爲吳山尊學士刻晏子春秋韓非子每一書刻竟綜其所正定者爲考異或爲校勘記阮文達公校刻十三經注疏亦延之與臧拜經

何夢華同輯校勘記又嘗以爲漢學者往往不平宋儒而訾訾之先生獨服膺焉徧讀先儒語錄摘其切近者爲遯翁苦口一卷道光十五年卒年七十遺文編刻爲思適齋集十八卷

參李撰墓志 楊文藻撰文集序 顧千里先生年譜

文集

重刻宋本儀禮疏後序

道光庚寅歲閏原觀察重刻所藏宋景德官本五十卷賈公彥儀禮疏自一至卅一又自卅八至五十既成以千里平日粗涉此經命以一言綴於後千里思夫治經者期曉然乎經之意而已經之意不易曉曉之必由注經注之意不易曉曉之必由疏此讀疏之所以爲治經先務歟讀賈公彥之疏由之以曉經注之意者最多舉其一言之鄉飲酒禮疏曰鄭注鄉射云昔大王

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五 安道

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彼兼言文王者欲見文王未受命以前亦得召南之化此不兼言文王者據文王徙豐受命之後專行周南之教賈合鄉飲酒鄉射燕三篇之注周南召南者而疏通其意也學子但讀此疏則鄉飲酒之注與燕同不兼言文王者可以曉然而鄉射之注與鄉飲酒燕不同兼言文王者亦可以曉然又何用如若膺大令及其晚年別讀詩序先王之所以教鄭注而後始見其或不言文王或言文王有不合仍未述及賈公彥具有明文轉謂從前不能知此哉用是推之治經者必以讀疏爲先務斷斷然矣今閩原觀察知所先後獨舉罕觀之本用餉學子可謂盛心千里轉慮此後得之較易而讀者通患習焉弗察爰附著之若乃是書流傳之緒美善之徵校刊之例此不具出者見觀察所自序中也

重刻儀禮注疏序 代張古餘

儀禮經鄭注賈疏前輩每言其文字多誤者予因徧搜各本而參稽之知經文尙存唐開成石刻可以取正注文則明嘉靖時所刻頗完善其疏文之誤自陳鳳梧本以下約略相同比從元和顧千里行篋所見所用宋景德官本手校疏凡正譌補脫去衍乙錯無慮數千百處神明煥然爲之改觀千里又用宋嚴州本校經及注視嘉靖本尤勝皆據吳門黃氏家之所藏也夫二本之在天壤間爲功於此經非淺而獲見者罕不亦惜哉遂與千里商推合而編之重刻以行世其列卷依景德爲五十者以尙是賈氏所分也自卅二至卅七損失六卷校以魏鶴山要義而循其次第者魏所用卽景德本也餘卷有缺葉不得不取明以來本足之而必記其數者傳信也經注之文間有與疏違互者以其元非一本不可強同也嚴州本之經較諸唐石刻或有一二不合今猶仍之者著異本之所自出也注與疏兩宋本非必全無小小轉寫之譌不欲用意見更易者所以留其真慎之至也至於經也注也疏也於各本孰爲同孰爲異祛數百年來承譌襲舛以還唐宋相傳之舊則釐然具在不難覆案也若夫近日從事校讐者不止一家覈其論說或取諸經傳通解等或直憑胸臆而已莫不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唯執此訂彼其是非得失庶可決定也自今卓絕之士如張蒿庵顧亭林其人以爲依據乃無當時殘缺之慨而由是修明通儒之業則聖之經賢之傳其精微且於斯焉在文字云乎哉

釋名略例

顧千里曰釋名之例可知也其例有二焉曰日本字曰易字是也

雖然猶有十焉曰日本字曰疊本字曰日本字而易字曰易字曰疊易字曰再易字曰轉易字曰省易字曰省疊易字曰易雙字本字者何也則冬日上天其氣上騰與地絕也以上釋上如此之屬一也疊本字者何也則春日蒼天陽氣始發色蒼蒼也以蒼蒼釋蒼如此之屬二也本字而易字者何也則宿宿也星各止宿其處也以止宿之宿釋星宿之宿如此之屬三也易字者何也則天顯也在上高顯也以顯釋天如此之屬四也疊易字者何也則雲猶云云眾盛意也以云云釋雲如此之屬五也再易字者何也則腹複也富也以複也富也再釋腹如此之屬六也轉易字者何也則兄荒也荒大也以荒釋兄而以大轉釋荒如此之屬七也省易字者何也則緝似蜥蟲之色綠而澤也以緝釋緝而省緝也之云如此之屬八也省疊易字者何也則夏曰昊天其氣布散皓皓也以皓皓釋昊而省猶皓皓之云如此之屬九也易雙字者何也則摩娑猶未殺也以未殺雙字釋摩娑雙字如此之屬十也十者非他也二例之分焉者也第二以上本字例分者二第四以下易字例分者七而有第三之一例分半於本字半分於易字者在其間以相關通然則易字之所由生固生於本字而已矣所謂易簡於天下之理得也讀者循是而一一求焉凡今本脫誤之當補正者無不可知也至於尤脫誤而非復能補正者亦無不可知也吳子志忠將治釋名屢咨其所難知者於予故略舉本書以明其例書而貽之

戰國策札記後序

黃君薨圃刻姚伯聲本戰國策及所撰札記既成屬廣圻爲之序爰序其後曰戰國策傳於世者莫古於此本矣然就中舛誤

不可讀者往往有焉考劉向敘錄云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是向書初非不可讀者也高誘即以向所定著爲之注下迄唐世其書具存故李善司馬貞等徵引依據絕無不可讀之云逮曾南豐氏編校始云疑其不可知者而同時題記類稱爲舛誤蓋自誘注僅存十篇而宋時遂無善本矣伯聲續校總四百八十餘條其所是正亦云多矣但其所萃諸本既皆祖南豐又旁采他書復每簡略未爲定本尙不能無劉原父之遺恨耳厥後吳師道駿正鮑注用功甚深發疑正讀殊有出於伯聲外者矣今蒐圖之札記雖主於據姚本訂今本之失而取吳校以益姚校之未備所下已意又足以益二家之未備也凡於不可讀者已稍稍通之矣後世欲讀戰國策舍此本其何由哉廣圻於是書尋繹累年最後於敘錄所云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者恍然而知戰國策實向一家之學與韓非太史公諸家低昂職此之由無足異也因欲放杜征南於左氏春秋之意撰爲戰國策釋例五篇一日疑年譜二日土地名三日名號歸一圖四日詰訓微五日大目錄私心竊願爲劉氏擁篲清道者也高注殘闕艱於證明粗屬草率牽率未竟他年儻能徧稽載籍博訪通人勒爲一編俾相輔而行未始非讀此本之助也諒諸蒐圖其以爲何如

校刊華陽國志序 代廖運使寅

唐以前方志存者甚少惟三輔黃圖及晉常璩華陽國志最古三輔黃圖爲宋人增亂華陽國志明刻本俱闕卷十之上中兩卷近時始有補完本而皆舛誤不可讀予家益土念搜討古迹莫先於此志求善本不得前十餘年由中州葉令擢守京江唐

刺史仲冕告予謂陽湖孫觀察星衍有李氏振宜家所錄宋嘉泰四年李奎刻本擬即借刊後以右遷觀察至豫章未遂其願及再來江淮司轉運之事官閣餘暇披閱此書因借數本合校之又參以書傳所引舊文訂定譌錯按李奎序稱凡一事而先後失序本末舛逆者則考而正之一意而詞旨重複句讀錯雜者則刊而去之設或字誤而文理明白則因而全之是其本已經至刪改故蜀志汶山郡與越嶲郡誤連而少汶山屬縣及漢嘉郡士女讀少巴郡第二又三國志注引此書有李宓陳情表而今本無之此類悉加補正或附按語以諭學者雖元豐開呂汲公大防所刻不可得見無以全復常氏舊觀其視至本則固有過之無不及矣元和顧茂才廣圻是正諸書最稱審密竭半歲之力爲予督工開雕故能精致古雅不減宋元佳刻孫觀察雅好流傳古書又見近世修志者空無故實慨古地理書多放佚嘗欲刊行舊本以備一方掌故先校刊三輔黃圖長安志於關中又刊建康志於江左每惜浙中未將乾道咸淳臨安兩志付梓又因修志松江先刊楊潛雲開志今此書成於晉魏之間古字古義尤足證佐經史後有修滇蜀方志者據以爲典則誠藝林之勝事也其書稱華陽者晉代梁益益三州故禹貢梁州之域爲今四川省及雲南并陝西漢中迤南之境按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注疏以華爲華岳恐此華在迤東陽爲荊州非梁州秦本紀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陽封宮正曰封宮在岐州平陽城內也則此華山在岐州之北其南正值梁益與太華不同黑水據括地志云源出梁州成固縣西北太山亦與三危之黑水殊異說經者誤以此爲滇池之黑水又謂瀘

水皆誤然常氏書以此爲名而未記載辨析惟蜀志云五岳則華山表其陽特用補其義云

唐律疏義後序

右至正辛卯崇化余志安刻本其律及疏議整繕略無訛錯抹子亦完備靡漏非尋常傳鈔者比也唯釋文頗有難讀處今年淵如先生見屬摹刊於江寧細爲尋繹見其序有云此山賁治子治經之暇得覽金科遂爲釋文此山賁治子未詳何人序又無年月并撰序人名氏然必在王元亮以前故元亮於第一卷後自署重編也仰待制序言王君長卿以釋文纂例二書來即指重編釋文而不復追述元撰者耳又考第三卷義寧下有云隋末年號第十七卷出繼同堂即不合緣坐下有云釋日出繼謂伯叔父及兄弟之子己之子內有出繼同宗者同堂謂伯叔

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五 宋

七

父之子今俗呼爲親堂兄弟者第廿六卷或注冷熱遲駛下有云疎史反第廿八卷即停家職資下有云停家職資謂前職前官皆所謂此山賁治子釋文而重編刪併有未盡也證之以元亮廿八卷釋中詳其釋意之語尤確無可疑矣蓋其初是子注而釋甚詳如今在長孫無忌進表下及名例一疏議下者後所重編乃總退入卷末而自第二卷以下釋往往簡矣其所以難讀則有應別自爲條而連他條者有應屬一條而分數條者有標其字而佚其釋者有釋在而遺標字者有前後互換其處者有釋所據本不同而抵牾者則未知王元亮重編而如此歟抑余志安刻之乃如此歟今守前人慎下雌黃之戒悉依舊文弗敢輕加改易意欲請先生更撰考定釋文都爲一編與此兩行爰舉其大槩以書於後世有善讀者引類以求探端知緒或且

不難於所欲考定者自多闕同也夫

重刻治平監本揚子法言并音義序

代秦敦甫

揚子法言十三卷自侯芭宋衷之注既亡而存者莫先於晉李軌宏範注宋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詔更監學館閣兩制校定板行最爲精詳有音義一卷不題撰人名氏其中多引天復本天復者唐昭宗紀元而王建在蜀稱之然則謂蜀本也撰人當出五代宋初間矣司馬溫公言宋庠家所有建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皆即其本當時固盛行也外此有唐柳宗元宋宋咸吳祕注建寧人合李注爲四注本書錄解題云與此不同厥後書坊復有新纂門目五臣音注本則又增入溫公集注而卷依宋咸爲十諸家元文悉經刪節全失其舊明之世德堂據以重刻通行迄今於是世人罕知諸家或十三卷或十卷各有單行之本

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五 宋

八

而李注乃若存若亡焉戊寅首春購得宋槧稍有修板終不失治平之真適元和顧君千里行篋中有臨何義門所校出以對勘大致符合深以爲善勸予刊行爰以明年影摹開雕凡遇修板仍而不改并所譌誤舉摘如干條綴諸末以俟論定者唯惜陳振孫又云錢佃曾得舊監本刻之今未見不獲互相證明也至於宏範所學右道左儒每違子雲本指其讀文句亦不能無失溫公時下已意多所訂正而集注十三卷本竟杳難再遭然則此本宋槧之僅存而予與顧君得以流傳之可不謂厚幸也哉

鹽鐵論考證後序

漢書傳贊謂始元鹽鐵當時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次公推衍增廣條目著數萬言成一家之法今讀其書所以相詰難者大

抵本羣經諸子而爲語歷世差久觀者茫昧不得其解如毀學篇昔李斯與包邱子俱事荀卿包邱子者浮邱伯也漢書楚元王交傳俱受詩於浮邱伯者孫卿門人也注服虔曰浮邱伯秦時儒生是其證散不足篇庶人卽草蓐索經索經者以索爲經鄭注公食大夫皆卷自末云末經所終韓詩外傳說苑雜言皆云孔子困於陳蔡之閒席三經之席是其證備胡篇春秋貶諸侯之後謂公羊春秋刺諸侯戍人而後至者襄五年冬戍陳十年戍鄭虎牢傳皆云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何休五年注云離至離別前後至也又云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是其證取下篇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履畝碩鼠爲一事當出三家詩之序公羊宣十五年傳云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又云什

一行而頌聲作矣正爲碩鼠詩而言三家詩公羊皆今文宜其說之相近潛夫論班祿云履畝稅而碩鼠作是其證又潛夫論下云賦斂重而譚告通班祿頗而碩父刺行人乏而縣蠻諷皆上見序下見詩今本譚外致不可讀結和篇閭里常民尙有梟散梟散者貴賤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戰國楚策唐且見春申君章夫梟基之所以能爲者以散基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是其證鄭注考工記有博立梟基也詔聖篇春秋原罪甫刑制獄制獄者哀矜折獄也乃今文尙書說大傳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折獄故次公與春秋原罪並言論語片言可以折獄者釋文云魯讀折爲制漢書刑法志

曰書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其說亦本諸大傳是其證伏生次公及班孟堅皆讀折爲制者今本大傳作哲漢書作悲非也此類皆徵驗明白然知之者或寡矣古餘先生雅好是書用功甚深既刻涂頑本而附之考證所以正其踈理其紛者皆精心獨詣刊落常聞批卻導歟不似穿鑿真有如兒說之解蔽結也閒與廣圻往復講論援引載籍旁推交通多得要領因非涉字句譌錯者例不兼著故敢撮取一二附書於末具如右條俾學子合而觀之尙能循緒探索曉其詞以識其意則西京儒家之言將昭然復顯尤先生所亟亟想望者也

焦氏易林後序 代黃義圖

壇音善依字當作壇可見作易林時固是壇字今作壇者誤依定本以後毛詩所改似是實非顧之解飢人入室乃史記殷本紀所謂及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曰飢一作飢又作者卽尙書大傳之西伯餓者也今飢人作箕仁臆改而誤葦之漸橘柚請佩乃韓詩內傳漢有游女事所謂聘之橘柚者也今橘柚作禱神亦臆改耳旅之蒙封豕溝瀆全取史記天官書語今豕作豚失之遠矣其類甚夥咸有如風庭之掃葉也顧君千里見語曰讀此書之法又有三焉以複見求之也以所出經子史等求之也以韻求之也如比之震扶杖伏聽誤无妄之中孚扶下無杖字聽下有命字者是兌之否扶作俯亦非扶伏者匍匐也大過之蠱故革懈惰誤遯之益鼎之既濟作五癸解墮者是癸或體作輦也豐之困膠牢振振冠帶無憂誤明夷之旅作膠目啟牢

振冠無憂者是呂覽贊能說管仲事正曰膠其目也此皆可得之於複見者如乾之咸反得丹穴女貴以富貴當作清本史記貨殖列傳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大畜之訟哀相無極哀相當作衷和本左氏傳皆衷其和服小畜之漸鳴鳩飛來晉之艮作餌吉知來家人之大畜作神鳥來見皆誤當作鳴鳩知來本淮南汜論訓乾鵠知來而不知往鄭注大射儀引作鵠此與之同妬之晉販鼠賣卜卜當作朴本戰國策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升之艮扶陝之岐扶陝當作杖策本尙書大傳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今本大傳杖策誤倒震卦枯瓠不朽朽當作材本國語苦瓠不材於人既濟之鼎禍起子商子當作于于於也商宋也謂禍起於宋雍氏本左氏傳也此皆可得之於所出經子史等者如訟之損更相擊劒劒當作詢明夷之臨不誤大畜之家人作詢亦非以詢與下走爲協晉之漸神君之精之精當作之祀以祀與上起理爲協革之豫沾我袴襦重難以涉袴襦當倒涉當作步未濟之損不誤以袴步爲協兌之噬嗑茂樹斬枝枝當作枚以枚與下飢爲協此皆可得之於韻者其類亦甚夥難以悉數又如豫之豐云一說文山蹲踞一說卽一作也由是以推凡一繇數句而上下語意不類蓋皆脫去一作字而誤相連并耳此又一法也讀者苟於校宋本得之之外循是而各求之思過半矣予甚然其言附著於末以貽好學者若夫繁文眾詞自我作古冀博善讀書之名而其意不在書乃顧君生平深惡痛絕者予雖不敏亦未忍爲此態也已

文選考異序 代胡果泉

文選考異起於五臣然使有五臣而不與善注合并若合并矣

而未經合并者具在卽任其異而勿考當無不可也今世閒所存僅有袁本有茶陵本及此次重刻之清熙辛丑尤延之本夫袁本茶陵本固合併者而尤本仍非未經合并也何以言之觀其正文則善與五臣已相孱雜或沿前而有譌或改舊而仍誤悉心推究莫不顯然也觀其注則題下篇中各經闌入呂向劉良頗得指名非特意主增加他多誤取也觀其音則當句每未刊五臣注內閒兩存善讀割裂既時有之刪削殊復不少崇賢舊觀失之彌遠也然則數百年來徒據後出單行之本便云顯慶勒成已爲如此豈非大誤卽何義門陳少章斷斷於片言隻字不能絜其綱維皆繇有異而弗知考也余夙昔鑽研近始有悟參而會之徵驗不爽又訪於知交之通此學者元和顧君廣圻鎮洋彭君兆蓀深相剖判僉謂無疑遂乃條舉件係編成十卷諸凡義例反覆詳論幾於二十萬言苟非體要均在所略不敢祕諸篋衍用貽海內好學深思之士庶其有取于斯

答張子絜問讀毛詩注疏書

辱問毛詩注疏讀法久未奉答歉甚竊謂讀此書之法與諸凡注疏微有不同何則他經注疏皆一家之學毛詩注疏則傳箋實兩家之學孔仲達作正義於此處最爲斟酌得宜考其序文蓋卽本於二劉等者非仲達所能創造也今觀毛以爲鄭以爲之所云云用意粗可概見矣其有須申管窺者唯每條之分析雖明而全體之總例未顯一事而已夫傳也者全是古文家法箋也者或用今文詩破傳或用今文他經說以破傳或又用古文他經說以破傳此是自鄭氏家法不專主古文亦不專主今文明乎此而後二家之體例瞭然經與正義亦瞭然也已

正義解毛不拘有傳無傳者轉轉所受習古文家之說也正義解鄭決知其破毛之意者轉轉所受鄭氏學之說也近時人鮮明此者於是往往泥傳害箋及泥箋害傳甚至誤執鄭詩爲毛詩輒駁正義餘波及乎釋文唐石本豈非讀此書之大病耶向者不揣薄劣思作毛鄭詩考讀一書專論斯旨牽率未就敢舉以爲告試先用此法讀之會晤伊邇疑義相與析深所企望

與趙味辛論韓詩外傳誤字書

前索拙校韓詩外傳率檢送呈其中鄙見所及大抵略記一二語未詳言所以然并有全未記出者偶省得一條錄上之於左右以備采擇元槩本第五卷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自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此本荀子儒效篇文彼作舉錯而定一朝而伯無詩曰以下

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五 安通

三

云云故尊校依楊倞注伯讀爲霸而改自爲伯刪去可謂白矣謂五字今以廣圻攷之則自當爲白之譌卽荀子伯亦白之誤楊所讀非也何以言之有二書之本文可證也荀儒效篇又云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王霸篇云仁人之所務白也句屢見又云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君道篇云欲白貴名致士篇云而貴名白天下願天論篇則功名不白外傳卷一同榮辱篇云身死而名彌白堯問篇末云是其所以名聲不白然則白也者固荀卿習用之語唯此處傳寫誤爲伯耳楊他注或云顯白或云明白或云彰明其義皆是而此據誤字望文生義則非幸外傳未誤尙可證之乃元槩既以形近譌爲自後來刻本又輒改爲閒遂無由知其當爲白者矣下文可謂白矣云云若依此說而作申說上文之白解則不須復刪而已無不可通也

又荀王制篇云名聲日聞天下願文與致士篇略同而白作日聞者誤也外傳第四卷云欲白貴名又云貴名果白卽荀君道篇文荀欲白不誤而果白作果明亦誤也第五卷又云則貴名自揚天下願焉卽荀致士篇文自揚者白焉之誤二句以焉字爲對文荀無而外傳增之始亦譌白爲自後又改焉爲揚失之甚者也凡此各條參互鉤稽而誤者與未誤者皆可洞若觀火抱經盧氏校刊荀子於致士篇著校語云貴名白王制篇作名聲日聞此恐有訛錄盧不了貴名之解故其所說顛倒當附訂之未識高明以爲何如幸進而教之其餘條未能覩縷尙容瀆聞

與鄧溥泉書

昨坐閒言鄙意參通鑑注於地理不能無失遂承虛懷下詢

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五 安通

十四

因卽舉洮水一條爲例今請終其說史記本紀云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布走令別將追之又云漢別將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漢書本紀同史記列傳云與上兵遇斬西會甄又云布軍敗走入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又云鄱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漢書列傳同合而讀之高祖自將一戰勝布於蘄西於此遂還故令別將追布也布敗走渡淮數止戰者皆與別將戰也卽所云擊布軍洮水南北者也皆大破之是其不利也至於與百餘人走江南以後則布已不能軍有追而無戰矣是故徐廣注洮水在江淮間者確解也溫公編通鑑乃上文云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上令別將追之下文云漢別將擊英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蓋兩戰本紀列傳一轉移閒重複倒錯頓失史漢之意而忽略於不

易覺於是洮水徐廣在江淮閒之解雖已無所施亦復忽略於不易覺而已景參作注訂正通鑑者不少而於此乃曰通鑑上文布軍既敗走江南高祖令別將追之別將擊布軍於洮水南北皆大破之則洮水在江南明矣引羅含湘中記零陵有洮水云云其作釋文辯誤言之甚詳則誤矣夫史漢爲通鑑所自出紀傳具在參驗非難上令別將追之及別將擊布軍決在走江南之前景參何以不加契勘單據通鑑之重複倒錯者望文生義以爲皆在走江南之後而執作洮水必在江南之證乎且布之走江南也纔及茲鄉便遭梟滅是與百餘人者未嘗竄過鄱陽西南一步果洮水在江南果戰洮水在走江南之後亦應在鄱陽東北之境安得飛度遙集遂在湘中零陵豈非風馬牛不相及者乎景參又曰布舊與長沙王婚既敗走往從之而洮水時屬長沙國境內英布之軍實大敗於此則尤誤史漢明言長沙哀王使人誘布僞與俱亡走越布信而隨至鄱陽並無布往從長沙之事亦並無長沙國境內有布軍之事更並無布敗長沙然後還走而向鄱陽之事一檢史漢其失立見不待深辨矣唯是江淮閒水無謂之洮者則以川塗名目千回百改徐廣所指當今何水豈能臆度竊謂墨守晉代相承舊解求之馬班正文既通便可闕疑無取鑿空他條似此者未得一二聊以區區質諸高明幸不吝教之

附錄

嘉慶庚申先生校經典釋文卷二周易音義壬戌以臧庸堂用葉林宗景宋本經典釋文校本臨于通志堂本上又校卷五卷七毛詩音義癸亥校毛詩音義跋曰宋本圓有桃篇棘俗作棘

當以集韻證之同白華篇一音於驕反可訂六書正譌之謬皆一字抵千金矣甲子錄鈕匪石校宋余仁仲本周禮釋文又校毛詩音義內寅校卷十儀禮音義二十三禮記音義丁卯校卷二十九爾雅音義庚辰校卷二十四禮記音義前後二十年精力盡萃此書

年譜

宋本禮記祭義天子設四學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先生以四郊之四當作西或欲改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亦作四郊致爲鉅謬蓋指孫頤谷讀書勝錄也張氏考異備引其說段茂堂因作禮記四郊疏證申孫黜顧凡數千言先生復作學制備忘記以辯之亦數千言陳節莊嘗彙題一冊曰段顧校讐編茂堂有文九篇載經韻樓集中先生之文則爲徐紫珊刻集時所刪上

張緯餘曰思適齋集先生之孫瑞清原編爲二十卷今爲十八卷卷六中有學制備忘記立學古義考祭義四學解卷七中有與段大令書三首今刪去又刪再與吳山尊論唐文書與陳仲魚論文選書亦所不解張星鑑書思適齋集後

孫淵如得宋小字本說文解字欲重刻行世延嚴鐵橋校字鐵橋自用其校議說多所校改先生於校議中摘尤不可從者三十四條欲加辨正至二十條而卒今所行說文辨疑未成之書也應題曰說文校議辨疑年譜

先生跋汪閬源藏宋本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謂遠出道藏本之上他本無論矣至於注文足正各本之誤者不可枚舉王懷祖先生嘗校定是書所訂道藏以來各本之失而求其是往往與宋槧有閤合者將傳其副以寄之必能爲此本第一賞音乃

寓書顧南雅學士索讀書雜誌王伯申諭以淮南雜誌求為詳
識道光壬午伯申以先生所校各條附刻淮南雜誌後刻成寄
先生同

嘉慶戊寅孫淵如卒吳山尊招先生至揚州料理遺書殘彙先
生往往與山尊意見相左而山尊稱先生曰顧千翁從不欺人
上

道光壬午先生為汪孟慈校刻其尊人容甫所撰廣陵通典因
著校例曰移曰刪曰改曰增凡四例同
思適交游

臧先生庸 別見玉林學案
宋先生翔鳳 別見方耕學案
鈕先生樹玉 別見良庭學案

瞿先生中溶 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五 安適
別見潛研學案

陳先生鱣 別見耕庄學案
段先生玉裁 別為懋堂學案
汪先生中 別為容甫學案

王先生引之 別見石臞學案
孫先生星衍 別為淵如學案
趙先生懷玉 別見子居學案

江先生藩 別為鄭堂學案
嚴先生元照 別見鐵橋學案
阮先生元 別為儀徵學案

李先生銳 別為四香學案
李先生兆洛 別為養一學案

陳先生逢衡 別見曉樓學案
龔先生自珍 別為定盦學案

鮑先生廷博

鮑廷博字以文號涿飲歛縣人諸生寄居杭州家富藏書性復
彊記凡某書美惡所在意惜所在見於某家目錄經幾家收藏
幾次鈔葉真偽若何校誤若何無不矢口而出乾隆三十八年
詔開四庫館先生乃命子士恭進呈善本六百餘種為天下獻
書之冠唐闕史一書曾經高宗題詠後刻知不足齋叢書遂以
居首嘉慶十八年仁宗垂詢浙江巡撫方受疇續以所刻書進
賞給舉人並有好古績學老而不倦之褒先生年已八十六矣
逾年卒平生勤學耽詩不求仕進其資蓄為刻書所盡及見祕
籍必典衣購之所為書跋數百篇又有花韻軒小彙二卷詠物
詩一卷 參史傳
阮元撰傳
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五 安適

張先生敦仁

張敦仁字古餘陽城人乾隆戊戌進士由知縣歷官江寧揚州
南昌吉安知府擢雲南鹽法道勤於吏事暇即研究羣籍訪求
善本校刊儀禮禮記鹽鐵論諸書並為學者所重晚去官僑居
江寧與李尙之銳為友精研算學著有緝古算經細草三卷求
一算術一卷附通論一卷開方補記六卷他又有鹽鐵論考證
通鑑補識誤通鑑補略道光十四年卒年八十一 參思適齋文
集 曉人傳
附錄

先生讀緝古算經凡高臺義道築隄穿河等十二術皆以從立
方開之苦其有術無草注文術文脫爛甚乃與李氏尙之商推
各以天元入之共著細草補其闕字使商功之平地役功廣表

之術較若列眉手寫定本付刻贈人傳

讀數學九章知大衍求一之術與立天元一皆為麻算家至精之誦求一術尤鮮知者其法以各數及不滿各數之殘求未以各數除去之數必先求以各數去之餘一之數而後諸數可求故曰求一先生推演其術為三卷上以究其原中下以明其法中為雜法下為演紀名曰求一術同上

又讀測圓海鏡有注云翻法在記疑李氏別有開方記佚而不傳取秦書所載正員開方法自平方迄三乘方凡六十四問員商二十三問無數五問代開十二問盡變二十二問通論十二問而以釋例二十一條冠其首名曰開方補記同上

秦先生恩復

秦恩復字近光一字澹生號敦甫江都人父翼字序堂乾隆壬

清儒案卷一百二十五 安徽

九

申進士由編修改御史擢湖南岳常澧道被議以母老請終養歸卒年七十三著有易書詩三經傳說鈎提周禮纂注史鑑雜錄若干卷石研齋詩十卷詩餘一卷先生乾隆丁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澹於榮利供職未久即告歸主講杭州詁經精舍揚州樂儀書院又膺聘校刊全唐文篤志好古蓄書萬卷丹鉛不去手校勘精審深究錄略自編石研齋書目於宋以降板刻燭照數計潤瑣稱其可為撰目錄之模範所刻列子鬼谷子揚子

法言駱賓王集李元賓集呂衡州集奉天錄隸韻詞林韻釋諸書行於世並稱善本又輯刻詞學叢書猶子嘉謨字味芸高宗南巡召試二等以訓導用著有世本輯補十卷月令粹編二十四卷子璣字玉笙道光辛巳舉人工詩文晚年尤以詞名參漢學師

承記 揚州府志 顧
廣圻撰石研齋書目序

黃先生丕烈

黃丕烈字紹武一字蕘圃晚號復翁長洲人乾隆戊申舉人江南藏書之風剏自虞山絳雲樓汲古閣為最後皆萃於泰興季氏乾嘉以來推先生為大宗搜弄不下錢毛季三家先生意欲輯所見古書錄將所藏為正編所見而未得者為附錄一宋槧二元槧三毛鈔四舊鈔五雜舊刻未及編定身後瞿木夫浴分為二十卷槧本不知歸何所潤瑣為作百宋一廬賦而自注之名為百宋實則一百二十六種百宋之外又得多種曰求古居書目擬再得百種情潤瑣作後賦而未果每得一書讐校研索往往數四而未已其題識於版本之後先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損授受之源流繙摹之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裝綴之精粗敝好莫不條分縷析跋一書而其書之形狀如在目前所刊士禮居叢書一以宋本為準校語附刊札記世稱最精之本道光五年卒年六十三其藏書後歸同郡汪氏葢芸書舍再歸聊城楊氏海源閣海內流傳一鱗片甲珍為球壁其書跋尤為學林所重吳縣潘文勤公始為編刻遞有增益最後江陰繆荃孫長洲章鈺仁和吳昌綬同輯蕘圃藏書題識十卷刻書題識一卷參蘇州府志 繆荃孫撰黃蕘圃藏書題識序

清儒案卷一百二十五 安徽

三

重雕嘉靖本校宋周禮札記序

鄭氏之學惟三禮為最精三禮之注惟鄭氏為最善向來三禮鄭注本合刻者以十六行十七字本為佳相傳為嘉靖本是也若宋時三禮合刻之本世鮮傳焉禮記有撫州本儀禮有嚴州本皆覆雕行世周禮獨缺如余竊病焉向聞萬卷堂余氏有單

注本在余友顧抱冲家未及借校近於同郡故藏書家見有紹興開集古堂董氏雕本後爲壽松堂蔣氏收得遂假歸校勘多所取正因思刻以傳世奈字體細小兼多破體取爲家塾課本有所未宜舊藏嘉靖本字大說目頗宜老眼末有經注字數其出宋本無疑仿此開雕行款悉遵而幅式稍狹于經注訛舛之字悉校宋刻正之董本爲主此外參以家藏之岳本蜀大字本又借諸家之小字本互注本校余氏本集腋成裘以期美備至於嘉靖本之獨勝於各本者其佳處不敢以他本易之存其舊也此刻係校宋本非覆宋本故改字特多然必注明以何本改定非妄作也若字之可疑者仍之而於校語中標出守闕疑之義也刊成之日附校語一卷以俟讀是書者取證焉

彭先生兆蓀

清儒案卷一百二十五 安遠

三

彭兆蓀字湘涵號甘亭鎮洋人父官山西靈武知縣少隨任所年十五應順天鄉試聲滿名場終無所遇道光元年薦舉孝廉方正未就卒年五十四胡果泉中丞刊元本通鑑宋允延之本文選先生與澗蘋同爲校勘撰文選考異十卷鉤稽探索得其要領會賓谷轉運兩淮尤禮才士先生往依之佐輯國朝駢體文正宗所爲文沈博絕麗詩則始務奇瑰終慕澄澹中年服膺宋儒之書兼通釋理著有懺摩錄一卷小謨觴館詩文集共十六卷

參姚椿撰墓志
顧廣圻撰文集序

張先生金吾

張金吾字慎旃號月霄昭文人諸生少孤穎敏喜博覽比長學爲考據家世有藏書季父海鵬尤好事廣刊舊籍爲學津討原墨海金壺借月山房彙鈔諸叢書又刊太平御覽以影宋鈔本

校明鈔本先生助之鉤稽審覈見者稱焉慕鄉先輩汲古毛氏述古錢氏遺風篤志儲藏與同里陳子準揆善咸事購訪古籍子準先歿先生所收得尤多爰取所藏宋元槧本暨新舊鈔之爲世罕見者撰愛日精廬藏書志四十卷詳載鑄版時代校藏姓氏備錄敘跋以著書之原委淵蘋爲之序稱爲讀書之脈絡目錄成而書散家中落處之泰然鍵戶讀經疏撰釋冤釋弁二篇又取李氏易傳漢上易傳日夕研究有志窮理盡性之學輯金源一朝著作殫十二年之力成金文最一百二十卷又輯宋元來諸家經說得八十餘種寫定詒經堂續經解一千四百三十六卷蓋以補通志堂經解之未備也道光九年卒年四十三自著書有廣釋名兩漢五經博士考釋龜十七史引經考白虎通注及文集

參黃廷鑑撰傳

清儒案卷一百二十五 安遠

三

廣釋名自序

漢劉君成國著釋名二十七篇從音求義多以同聲相諧其自序云凡所不載亦欲智者以類求之金吾治經之暇旁及小學讀其書陳義爾雅訓辭典奧古音古義賴斯僅存然如釋親屬而不及夫釋樂器而不及琴釋周弁夏收而尋則缺釋秦晉吳越而蜀不載誠有如序所言未能究備者至若星散也辰仲也其說孤而無證不若從說文解字星訓精辰訓震之爲得也姊積也妹昧也其說鑿而難通不若從白虎通義姊訓咨妹訓末之爲得也歲越也年進也不若訓遂訓仍之聲更相協也未昧也酉秀也不若訓味訓老之說更精確也山產也河下也不若如說題辭訓宣訓荷之爲善也江公也濟濟也不若如尙書大傳訓貢訓齊之爲善也州注也不若如殊也囑也之訓爲善也

四香學案

乾隆中古九章復出學士大夫治天算之術者以竹汀東原爲職志四香受經於竹汀精挈天算有藍勝冰寒之譽

述四香學案

李先生銳

李銳字尙之號四香元和人諸生篤學樸厚長於經義通公羊春秋虞氏易著周易虞氏略例十八篇好算術師事錢竹汀聞中西異同之奧竹汀誨之曰爲弟子不勝其師不爲賢弟子先生閉戶沈思五年盡通疇人家言尤究心古厯讀鄭注召誥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一月不云正月者蓋待

豫豫也不若如舒也序也之訓爲善也水波揚爲揚州不若厥性輕揚之說爲善也在幽昧爲幽州不若其氣深要之說爲善也取充水以爲名不若以充訓信之爲善也取營室以爲名不若以營訓平之爲善也心之言任心之言枉較所識纖微之說爲善也弁之言樊弁之言槃較兩手相合之訓爲善也斧爲甫不若如斧之言捕之爲善也鐘爲空不若如鐘之言動之爲善也旌有精光不若如精進士卒之爲善也戰恭爲旃不若如旃表士眾之爲善也棺關也不若訓完之爲善也柩究也不若訓久之爲善也他若名之言鳴名之言命則義得兩通亭之言留亭之言定則說可竝存易舍三義必須合簡易變易不易而其說始備詩有三解必須合志也持也承也而其義始全金吾不揆樛昧輒輯諸經傳注及諸子緯候等書凡劉君所及見者就

原分二十七篇之目依類廣之俾未載者既網羅前訓而得其指歸已載者亦博考羣書而備其訓釋于以成劉氏之志亦未必非小學之一助云

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江長庭王西莊以爲據洛誥十二月戊辰逆推之其說未覈先生謂鄭君精於步算此破二月三月爲一月二月以緯候入部數推而知之乃爲上推下驗一符合著召誥日名考竹汀深賞之竹汀以太乙統宗寶鑑求積年術日法一萬五百歲實三百八十三萬五千四十八分二十五秒爲疑先生據宋同州王湜易學謂每年於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四十分之外有終於五分者五代王朴欽天厯是也以七千二百爲日法有終於六分者近年萬分厯是也以一萬分爲日法有終於五六分之間者景祐厯法載於太乙遁甲中是也以一萬五百分爲日法此暗用授時法也試以日法爲一率歲實爲二率授時日法一萬爲三率推四率得三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分即授時之歲實也竹汀許爲探本窮源